

以平民的角度记录时代的变化，国家的历史也是个人历史的一部分
见证时代与人性，讲述老百姓最真实的记忆

60-70年代·焚烧的青青与尘封往事

云峰●选编

PINGMEN
LISH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世上的历史有千百种，真正的历史却早已失传，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心灵史。

这些普通人心里最难忘却的记忆，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每一个故事，都折射出千万个人生。它们丰满，它们真实，它们平凡，它们告诉我们，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

本书呈现给你平民心中最深切的记忆：见证时代，见证生命，见证灵魂，见证人性……

平

民

史

平民历史

云峰·选编

60-70年代·焚烧的青春与尘封往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民历史/云峰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22-06305-1

I. ①平… II. ①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096 号

平民历史

作 者: 云峰 (编)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陈 江 卢 鱼

特约编辑: 刘格林

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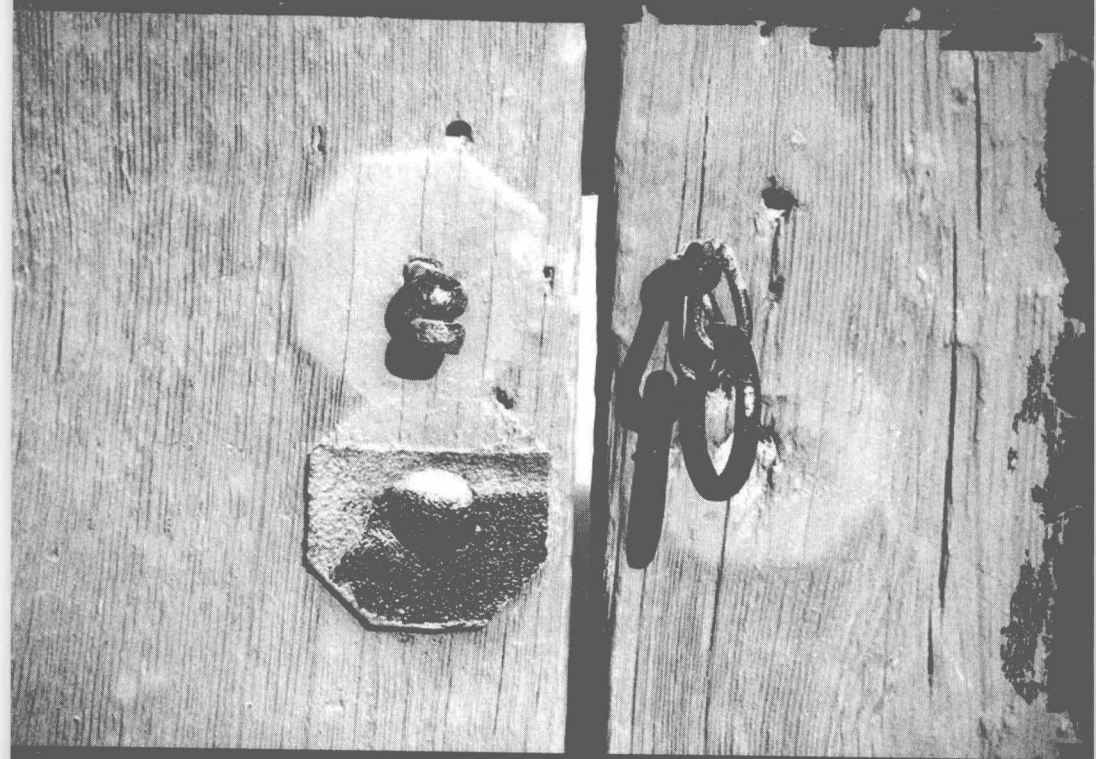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305-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上的历史有千万种，真正的历史却早已失传，那就是平民百姓的
心灵史

本书试图给你的记忆一条清晰的线索，
以个人“心灵史”的视角，呈现给你平民心
中最深切的记忆：见证时代，见证生命，见
证灵魂，见证人性……

前言

什么是历史

你告诉我什么是历史！

发黄的故纸堆？与现在没有关系？那是多少代人跳着的心，流着的血，怎么能和你无关？

帝王的杀伐？名利的角逐？那只是皇帝的家史，皇族的贪婪史、卑鄙史、残酷史，那只是历史角落的一些灰尘。

史家的记述？文人的缅怀？为什么里面只有一些帝王将相？他们才占人口的几分之一？

大背景？大时代？大事件？那不过是掌权者的游戏。

英雄豪杰？人中龙凤？他们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怎么能代表大多数？

经济繁荣？物质丰富？那不过是些经常改变的指标，不过是些枯燥乏味的数字。

科技成就？文化遗产？那些不过是人们生活的点缀而已。

世上的历史有千百种，真正的历史却早已失传，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心灵史。

那是普通人心里最难忘却的记忆，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每一个故事，都折射出千万个人生。它们丰满，它们真实，它们平凡，它们告诉我们，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

历朝历代，这种平民的历史都是口耳相传，只有极少数才有幸变成文字，得以流传。我们纵使翻遍所有古籍文献，也只能看到它模糊的侧影，那么遥远，那么朦胧。

幸好今天，有了网络，平民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我们将其搜集整理，把平民心中最深切的记忆呈现给你。这是时代的见证，心灵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更是人性的见证。

是的，人性，只有人性，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

云峰

2006年4月

目录

平 民 历 史

第壹章 傲骨本纪

- 六月雪 ·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 / 002
 - 维一 · 冬髻 / 005
 - 悲歌 · 父亲 / 012
 - 雪月 · 珍藏的眼泪 / 018



第貳章 老插列传

- 黄金愈 ·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024
- 陈建国 · 海南岛“杂交”记 / 028
 - 黑马 · 激情岁月 / 033
 - 老咩 · 冬夜遇狼 / 038
- 悠犁 · 在草原打针 / 044
- 曹立群 · 落英山峦 / 054
 - 一名 · 领略寒冷 / 078
 - 悠犁 · 牛的眼泪 / 084



第叁章 青春志



- 白毛女· 挨打 / 096
- 王小京· 疯长 / 101
- 金力· 故乡的故事 / 107
- 王燕燕· 后悔一辈子 / 114
- 刘希凡· 蓝天白云的日子 / 122
- 顾晓阳· 逃学 / 131
- 陈向阳· 幸运的70届 / 136
- 老康· 我的初中老师 / 147

第肆章 侠义志



- 书刊· 阿蓉姐 / 154
- 赵之荣· 傣家媳妇 / 161
- 霜子· 鸽子 / 165



第伍章 亲 情 志

- 杜欣欣· 父亲节的无奈 / 174
- 王伯庆· 还是妈妈忘不了 / 179
- 幼河· 姥姥 / 182



第陆章 艺 文 志

- 吴梦· 静静的团泊洼 / 190
- 张郎郎· “太阳纵队”传说 / 195
- 常琳· 白薇“姑姑” / 201
- 一景· 电影· 怀旧· 虚幻 / 204
- 荣正· 读书杂忆 / 207
- 维一· 留声机 / 211



第柒章 寒窗志



- 可晓 · 朝花俯拾 / 220
- 杨汉新 · 话说当年高考时 / 226
- 水原 · 七七年高考 / 241
- 广玉兰 · 跳龙门 / 246
- 陈建国 · 我的一九七七 / 252

第捌章 食货志



- 菊子 · 棒子面儿粥 / 260
- 小文 · 红薯，红薯，大大的红薯 / 263
- 陈咏蕙 · 后巷小挑担 / 266
- 刘镰力 · 胡同里的豆汁 / 269
- 岑岚 · 苦乐南瓜 / 272

后 记 /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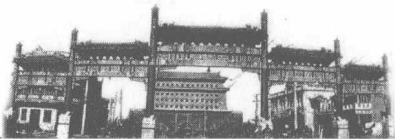
傲

骨

本
纪

001

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世界？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领袖，不是那些被吹嘘为多么有力量的东西，而是平民百姓身上的傲骨！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

文 / 六月雪

这是前成都大学副校长庄顷的小女儿梅在“文革”期间面对别人的谩骂、攻击和歧视做出的勇敢回答。而那时，她的父亲已被迫害致死。

我和梅是在“文革”前上小学四年级时认识的。从那时至今，我们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为了一生最为难得的知心朋友。她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太年少，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梅那里了解到她父亲的点滴。

庄顷原姓王，四川广安人。年轻时就读国立四川大学，因成绩出色，被选上保送去德国深造。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国难当头，充满爱国热情的庄顷为了救中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了去德国的机会，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去了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时常独自苦闷，仿佛看到自己的理想在被毁灭。“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关押在成都锦江宾馆，每天受到连番批斗和逼供。庄顷生前的一位同事曾说过，如果有一百人在一起开会就某事讨论，九十九人持反对意见，他（庄顷）如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人也一定会坚持。

梅继承了她父亲的傲骨，一生的坎坷从没让她屈服过，就像

严冬里独傲枝头的梅花。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白色泡泡纱短袖衫和一条墨绿色的背带纱裙，站在同学中间像个可爱的小妹妹。电影《音乐之声》里那个最小的女孩总让我想起梅当时的模样。后来，梅告诉我，她六岁半上学，所以年龄比同学小。梅对我很亲近，就像早就认识似的。她不断地给我讲班里和学校的好多事，还告诉我，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在这所小学，她弟弟和我妹妹在同一个年级。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梅像个快活的小公主，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高高的额头，讲话时，头微微偏着，一点一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她说每天都是姥姥给她梳头。最明显的，是她脸上那一对小酒窝，笑起来可爱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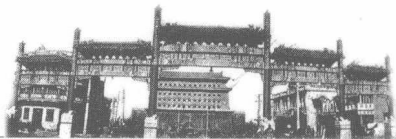
四年级快结束时，梅告诉我们，上了五年级，她要转学了，到成都大学附近的上游小学去。她还告诉我们，上游小学是所新学校，在草堂寺附近。我那时觉得草堂寺是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再和梅在一起玩了，所以很难过，心想，她为什么要走嘛，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梅走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突然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梅又回到我们学校了，教务处本来想把她安排在别班，因为别班有空位置，但梅希望回到我们班来。记得当时大家都又惊又喜，欢迎梅回来。我简直觉得是奇迹发生了。

小学快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学校也关门了。因武斗越来越多，成都七中也被烧了，我们家搬进了城里。不久，我的父母也分别去了干校，进了“牛棚”。那时，梅常来我家，我也常去她家，很少见到她母亲。梅的母亲经常被挂黑牌子，游街、批斗、挨打、关押、审讯。冬天，她还被造反派拖到荷花池里，在冰凉刺骨的池水里罚站数小时。我常看到大字报和大标语上，她母亲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也看到过她母亲被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照片。梅的母亲是个十分优雅、刚柔并济的人，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坚强地挺了过来。

上中学时，我和梅虽不在同一所学校，但仍常来往。梅告诉





我，经常有人在她课桌椅上写标语或贴纸条骂她父亲。一天，她进教室时，看见黑板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打倒庄顷。同学们都在注意看她的反应。她把头一昂，大声说：“打不倒的，就是打不倒。”还有一回，当她再次看见课桌上的纸条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那时，她才十五岁。后来有同学告诉她，她当时看上去既勇敢又傲气。

当上山下乡轮到我们头上时，我和梅商量好，万一我们俩都得去四川省的石棉县插队的话，我们就插在一个生产队。我们俩的母亲都很同意我们自作主张的决定。后来，梅因为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没有去插队，我则去了另外的边远山区插队。梅和我常通信。信里她告诉我，她经常在思考人生。她爱上了音乐，开始学小提琴，学得认真刻苦。中午怕影响别人午睡，她就带上琴、谱子和两颗图钉去建筑工棚，到那里把谱子往墙上一钉就练起来。她说发现自己太爱古典音乐了，音乐让她学会思考，使她充实。我深深地理解，那种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内心感受，只能在音乐中找到，是她向我推荐了莫扎特。虽然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可她从不放弃可能的机会去学习，长年坚持自学，参加考试，各种证书也不知考了多少。她说，那么多年来，她就是这样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没有让自己垮掉。

我儿时的辫子好友，当年活泼天真像小公主般可爱的梅，从炼狱中走出来了，变得独立坚强。她对我说，几十年人生风雨，时代变幻，并没有改变她对人生的初衷，对友情的珍爱。经过那么多苦难，她却变得更加宽厚。对那些侮辱和伤害过她的人，她的心里只有同情。

冬 舅

文 / 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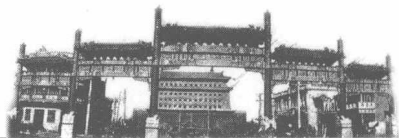
冬舅是母亲的哥哥。大约是他冬天出生的缘故罢，小的时候家里便叫他“冬伢仔”。随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据说，冬舅天生聪明，又是家中的长子，家里自然也溺爱得不行。后来，冬舅上大学学的是新闻，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口才又好，笔头也快，还好出个风头，所以，他毕业之后很快就当上了随军记者。当然，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随军记者。冬舅想要在军事新闻上干出一点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队里不可。正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谁不考清华、北大？大学毕了业，谁又不想进薪水高的大企业呢？在我小的时候，他便常说这些话给我听，意思大概是想解释他当时的动机吧。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国民党在大陆的名声，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样可恶，甚至还要坏。

冬舅当上随军记者后不久，又到陪都重庆的国防部任职，后来转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二十多岁，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机会。

日本人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开始内战。张治中知道共产党计划最先打东北，就要求蒋介石派他到西北。蒋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张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张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随





他到西北。冬舅是个受不得苦的人，当然不愿意去。张先生深知冬舅的为人，也不勉强，还修书一封，介绍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潜那里去任职。

这之后，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长沙。大概是靠了张先生的面子，冬舅在程潜先生那里当幕僚，还被委了一个将级的军衔，尽管他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没有打过。

之后不久，就到了长沙临解放的时候。没有想到，冬舅的文笔因缘竟然还救了他一条性命。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见大势已去，准备起义，在开门纳降的前夕，大约是看中冬舅的文笔，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和《告全省官兵书》两件文稿。冬舅其实只是听命从事，但是谁又知道，这两篇文稿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过关逃生的护身符呢！后来，每当别人提起这段往事，他就摇头不止，不知是得意于侥幸，还是心有余悸。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种人生的辩证法在冬舅他们那一代人中间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各自的经历可以为此做最好的证明。

冬舅有两个湖南同乡好友，周君和李君，他们在大学里读的也都是新闻。

李君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时候，先于冬舅在重庆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条件是要马上去报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园里出了名的美女，才学又好，但还有一年才能完成学业，李君只好只身先去赴任，准备安顿好了以后再来完成婚，接家眷。

但就在这一年半载之间，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别恋，而且与新情人如胶似漆，不能自拔。冬舅当时还在学校，看看阵势不好，赶忙写信通知李君，力劝其尽快将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赶回昆明。李君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回来的消息之后，情系两头，不能割舍，就与新情人双双服毒殉情，留下遗书，并不要求李君原谅，但求他将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见此情景，心中大恸，痛悔当初不该为了自己的仕途急于到重庆去。据说，此事在昆明

的大小报纸上连载数日，在当时尚未开化的春城轰动一时。事毕之后，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无法工作下去。后来得到报社的体谅，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颇为出色，于是就被派往国外工作。李君行前与由父母做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与冬舅也是匆匆一别。后来，冬舅常常提起李君这对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无奈。此行之后，国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与冬舅也失去了联系。

直到数十年后，中国加入联合国，经常收听国外广播的冬舅有一天告诉母亲说，李君还在中央社，仍是驻美的记者，此次就报道了这件特大新闻，美国的广播还转播了他的文章。言语之中，冬舅仿佛为老友仍能从事新闻事业而羡慕不已，并且感叹道，也幸亏当年出了风月场中那桩不幸的事件，不然李君还留在大陆，凭他的家庭，凭他的秉性和文章，无论哪一条，都够得上在大陆政治运动中“死有余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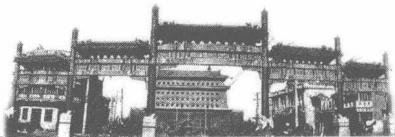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毕业后也被分派到军队中担任随军记者，据说还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作为记者，还特别派发给他从美国进口的摄影器材，自然又是一番神气。但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负责掌管的这批摄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了。于是长官大发雷霆，据冬舅说，还给了周君两个耳光。周君的懊恼和羞辱自不必说，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为他是正牌大学的新闻出身，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少见得很，于是三下两下就擢升到共产党边区一份大报的主管位置。一解放，他顺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闻和文化，当然是风光无限。

一九五〇年初，成立了新政府，我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顿之后，母亲带着我，也从上海赶来与父亲聚齐。大约是母亲把我们一家的行止写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义”之后正赋闲在家的冬舅不知为何也匆忙赶了来，可能是想顺便在北京谋个生计度日，暂时就在我家落脚。

一日，冬舅正拖着双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盐店去买醋，一辆





军用摩托车擦身而过。冬舅与驾车人四目相遇，尽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军装笔挺的风采，周君一身刚进城时的制服棉衣也着实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认出了对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想到自己败军之将的身份，吓得连忙钻进胡同，三拐两拐跑了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母亲，说是不知如何是好。

开车的周君转眼之间找不到冬舅，于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询。共产党的户籍制度想来从刚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让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们家里来。周君是个爽快的人，见面之后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叙旧之后听说冬舅还赋闲在家，周君就主动给冬舅介绍工作，其中居然还有报社编辑的位置。冬舅这时早已折了锐气，就推说自己大事糊涂，不宜从事新闻行业，还是到学校教一点书为好。周君也不勉强，说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长的朋友，太太是个中学校长，不妨就到那里去，以后也好有个关照。冬舅欣然前往，从此就当上了“人民教师”。

冬舅早年对时局审度的不慎终于导致了一生的跌宕，不过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个结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后栽了跟头的人，也就且将青年时代的万丈雄心收做眼下的安贫乐素。

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冬舅的旧学根底原本不错，笔头也健，等到五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百姓吃不上饭而大伤脑筋，无暇顾及这些空口说白话的人，他就经常写一些有关诗词歌赋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是到底技痒难搔，欲罢不能；二则也是物价腾飞，人不敷出，正好挣些润笔补贴家用。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毛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此时的周君早已是党内的高官，也深知旧友的文采，于是就极力怂恿冬舅到《光明日报》去重拾旧技，并说愿以他的身份和关系帮冬舅的忙。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可以看出冬舅痛定思痛，大事不糊涂的地方了。

记得那天冬舅冒雪来我家，与父母商量此事。我的父母到底在政治上还没有遇上大的风浪，天真了许多，他们鼓励冬舅不要一蹶不振，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冬舅